

基于听辨实验的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对 首尔方言单元音/ɔ/与/o/的感知样态考察

许 秦¹

(1. 东京大学, 日本 东京 1130033)

摘要: 本研究通过听辨实验, 探讨了目前居住在中国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朝鲜族朝鲜语使用者如何感知首尔方言使用者发音的单元音/ɔ/与/o/。先行研究指出, 延边朝鲜语与首尔方言中, 单元音/ɔ/与/o/的开口度呈现相反关系, 即从声学角度来看, 两者在音值上存在差异。此种差异有可能导致延边朝鲜语使用者与首尔方言使用者在听辨彼此的/ɔ/与/o/时出现错误。为了验证这一点, 本研究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出身的年轻一代延边朝鲜语使用者为对象, 进行了听辨实验, 观察他们对首尔方言单元音/ɔ/与/o/的感知状况。实验结果显示, 无论男女, 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均以相当高的比例将首尔方言的/ɔ/感知为/o/, 将/o/感知为/u/。换言之, 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在准确听辨首尔方言使用者的/ɔ/与/o/方面存在一定困难。这一现象可以归因于延边朝鲜语与首尔方言的元音系统差异。

关键词: 延边朝鲜语, 首尔方言, 元音/ɔ/, 元音/o/, 听辨实验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56

1. 前言

1.1. 研究背景

本研究旨在通过听辨实验, 考察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居住的朝鲜族²朝鲜语³使用者, 如何感知首尔方言使用者的单元音/ɔ/(ㅓ)与/o/(ㅕ)。延边朝鲜语作为中国境内朝鲜族最为普遍使用的朝鲜语方言, 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关于延边朝鲜语的研究, 多集中于音系学领域, 这是因为延边朝鲜语保留了首尔方言已消失的重音体系⁴, 该体系继承自其底层方言咸镜道方言, 因此对于了解已难以直接观察的咸镜道方言的音系特征具有重要意义。此外, 由于延边朝鲜语中存在独特的方言词汇与词尾, 因此形态论及句法语义学的研究也有一定积累。然而, 相较于其他韩国语言变体, 延边朝鲜语在语音学研究上尚属薄弱,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补充其语音系统的详细描写。

朝鲜语中的单元音/ɔ/在各地方言中音值差异显著, 且同一方言内部不同世代之间亦存在差异。根据许秦(2021, 2022)的研究, 延边朝鲜语中单元音/ɔ/的开口度小于首尔方言的/ɔ/, 更接近首尔方言的/o/。不过, 许秦(2023)指出, 延边朝鲜语年轻一代中/ɔ/与/o/的开口度差异已几乎消失, 且从F1⁵(与发出元音时的张口大小相

作者简介: 许 秦(1995—), 男, 博士, 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朝鲜语的音系学, 语音学。

² 朝鲜族是中国官方认可的少数民族, 其祖先为自清朝末期起从朝鲜半岛迁移至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中国朝鲜族人口最多的地区, 自早期以来便积极推进朝鲜语教育。关于中国境内朝鲜族的形成过程, 可参考金光洙(2009)。

³ 亦可称之为“韩国语”或者“韩语”。本论中统一称之为“朝鲜语”。

⁴ 延边朝鲜语的重音系统保留了咸镜道方言的重音特征, 其特点是在一个词组中仅出现一次高音调。关于延边朝鲜语声调系统的研究, 可参考河须崎(2010)。

⁵ 由声道的共鸣所获得的能量峰值被称为“共振峰”(formant), 其按低频率依次称为第一共振峰(F1)、第二共振峰(F2)、第三共振峰(F3)等。若将共振峰频率与元音的构音特征相联系, 可总结如下规律: 首先, F1随口腔前部的狭窄程度降低而降低, 随喉部的狭窄程度增加而升高, 即与元音的开口度相关。其次, F2随着舌后部的收缩而降低, 随着舌前部的收缩而升高, 即与元音的前后性相关。然而, F2的数值并不总是能准确反映元音构音时舌位的前后位置, 这是因为F2受到唇圆化的影响。唇圆化程度越强, 各共振峰的频率越低, 尤其是当发生唇圆化时, F1和F2中的F2下降更为显著。因此, 虽然F2是解释元音前后性的线索之一, 但在同时考虑唇圆化元音与非唇圆化元音(即

关)平均值来看, /ɔ/的 F1 值反而大于/o/, 呈现向首尔方言靠拢的趋势。然而, 即便如此, 延边朝鲜语的/ɔ/开口度仍未达到首尔方言的水平。因此, 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延边朝鲜语使用者能否准确感知首尔方言发音者的/ɔ/与/o/。

因此, 本研究通过听辨实验, 探讨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对首尔方言/ɔ/与/o/的感知样态。

1.2. 先行研究

关于元音/ɔ/的音值, 已有多项研究。以首尔方言为对象的声学研究中, 김현 (2008) 指出, 长短元音/ɔ:/与/ɔ/的共振峰频率差异, 在 5 位受试者中仅 1 位出现明显差异。신우봉 (2018) 指出, 年轻一代的/ɔ/更趋向后舌化, 且音值受前导音、音节位置(词首/非词首)等条件影响。

关于元音/o/, 多项研究报告了/o/与/u/的音值接近现象(如 J. Han & H. Kang, 2013; H. Kang & J. Han, 2013; T. Igeta 等, 2014; 강지은·공은정, 2016)。尤其指出女性中/o/与/u/的接近现象尤为显著, 且不是简单的合流, 而是整个非前舌元音系统发生链式变动。

此外, 关于/o/与/u/区分的听辨实验, 변희경 (2018) 发现, 尽管女性受试者的共振峰差异很小, 但并未导致感知混淆, 提示其他声学变量(如 H1-H2⁶、基频 F0⁷)在区分中起作用。

关于延边朝鲜语的/ɔ/与/o/, 김현기 (2009) 指出, 延边大学生群体中/ɔ/与/o/的音值融合为/o/。许秦 (2021) 发现, 男性的/ɔ/呈现中舌音值, 女性则与/o/同为后舌音, 但通过圆唇与否加以区分。许秦 (2023) 进一步指出, 年轻一代中/ɔ/与/o/开口度差异已不明显, 但统计上仍有显著差异, 尚不能断言与首尔方言完全同化。

关于/o/与/u/的听辨, 岩井亮雄 (2017) 研究指出, 延边朝鲜语使用者更易将首尔方言年轻人发音的/u/感知为/o/, 而/o/的混淆情况较少。

1.3. 实验方法

本实验以首尔方言 30 岁男性发音者为素材, 录制了包括/ɔ/与/o/在内的 8 个单元音⁸, 每个元音前加上辅音/h/ (ㅎ) (如: ㅎ/ho/, ㅎ/ho/等)⁹。同时, 为观察非词首音节中/ɔ/的感知情况, 还制作了以“아”/a/为前缀的无意义双音节词(如: 아ㅎ/ aho /, 아호/aho/等)。

听辨实验对象均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出身, 接受过小学至高中完整朝鲜语教育的 6 名 20 岁左右男女(各三名)¹⁰。实验分单音节与双音节两组, 采用随机排列的录音素材, 每个目标元音重复三次¹¹, 并要求受试者听后在纸上记录所听元音, 最后回收数据, 统计正确率。

2. 考察

2.1. 延边朝鲜语单元音/ɔ/与/o/的音值

在叙述实验结果之前, 首先有必要详细说明延边朝鲜语单元音/ɔ/与/o/的音值。因此, 以下整理并提出先行研究许秦 (2021) 与许秦 (2022) 中呈现的延边朝鲜语单元音音值。

首先, 许秦 (2021) 进行了关于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后舌元音/ɔ、o、u、ʉ/的声学语音学研究, 揭示了其音值。同时, 与首尔方言后舌元音的音值进行了对比, 并论述了其差异。在该研究中, 通过测量元音/ɔ/与/o/的共振峰频率, 得出男性使用者的元音/ɔ/具有中舌平唇元音的音值, 元音/o/具有后舌圆唇元音的音值。而女性使用者的元音/ɔ/与/o/皆为后舌音, 但/ɔ/为平唇元音, /o/为圆唇元音。接着, 许秦 (2022)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 构建了如下延边朝鲜语单元音体系。

表 1 男性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单元音体系 (出自: 许秦 2022)

	前元音	央元音	后元音
闭元音	i		ʉ (非圆唇) /u (圆唇)
半闭元音	e	ɔ	
半开元	ɛ		o
开元音		a	

平唇元音)的情况下, 仅凭 F2 的数值无法判断舌头的前后位置。此外, 先行研究还指出 F3 的数值亦与唇圆化有关。因此, 在判断某一元音是否具有唇圆化特征时, 有必要综合观察 F2 和 F3 的数值。

⁶ 可作为表示气息性强度的声学信息, 气息性越强, 该值越高。

⁷ 基本频率 (fundamental frequency) 亦称为基频, 在本研究中指的是元音所具有的音高。

⁸ 即/a/、/ɔ/、/o/、/u/、/w/、/i/、/ɛ/、/e/。

⁹ 辅音/h/ (ㅎ) 为声门摩擦音, 可视为最接近元音的辅音。为最大程度地减少辅音对元音的影响, 指示被试在元音前加上辅音/h/进行发音。

¹⁰ 由于在中国收看韩国电视节目变得更加便利, 且朝鲜族赴韩变得更加容易, 因此在本研究中所选定的被试中, 没有一人是完全未曾观看过韩国节目或从未去过韩国的。

¹¹ 用于听辨实验的词语共有 24 个, 包括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

表2 女性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单元音体系 (出自: 许秦 2022)

	前元音	央元音	后元音
闭元音	i	u	u
半闭元音	e		ɔ (非圆唇) /o (圆唇)
半开元	ɛ		
开元音		a	

此外, 通过与首尔方言单元音体系的对比, 关于元音/ɔ/与/o/, 总结了以下结论:

第一, 从开口度的差异来看, 可以知晓在延边朝鲜语中, 元音/o/的开口度大于元音/ɔ/, 而在首尔方言中, 元音/ɔ/的开口度更大。

第二, 从前舌性差异来看, 首尔方言的元音/ɔ/作为后舌元音的特性, 比延边朝鲜语的元音/ɔ/更加显著。

第三, 在圆唇元音/o/与/u/中, 首尔方言的前舌性¹²顺序是/o/ < /u/, 而延边朝鲜语则相反, /o/的前舌性较/u/更强。

第四, 关于元音/a/的前舌性, 延边朝鲜语与首尔方言之间并无显著差异。

接着, 许秦 (2023) 仅以延边朝鲜语年轻一代使用者为对象, 对单元音、双元音、辅音的声学特征进行了实验语音学考察。关于元音/ɔ/与/o/, 出现了与许秦 (2022) 不同的现象: 无论男女, 尤其在开口度差异方面, 变得模糊。仅从平均值来看, 反而元音/ɔ/的开口度比元音/o/更大, 呈现出与首尔方言类似的开口度关系。但许秦 (2023) 同时指出年轻一代延边朝鲜语使用者的/ɔ/的开口度尚未达到首尔方言的/ɔ/的开口度水平。

从以上先行研究可以知晓, 延边朝鲜语与首尔方言在元音/ɔ/与/o/的音值上存在差异, 这种音值上的差异可能导致感知上的困难。也就是说, 延边朝鲜语使用者与首尔方言使用者之间, 互相在听辨元音/ɔ/与/o/时, 极有可能发生误认。

基于以上内容, 以下将呈现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对首尔方言使用者元音/ɔ/与/o/感知的听辨实验结果。

2.2. 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对首尔方言/ɔ/与/o/的感知样态

本节将具体叙述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如何感知首尔方言元音/ɔ/与/o/的听辨实验结果。实验方法如同前述研究方法所说明, 向六名二十多岁的延边朝鲜语使用者播放经编辑后的三十岁初首尔方言男性发音者的录音文件, 要求受试者听辨所听到的元音, 并记录下来。实验素材中包含了元音/ɔ/与/o/各三次。下列表3就单音节情况和双音节 (即目标元音位于非词首音节时) 情况, 整理了延边朝鲜语使用者正确回答的次数及整体正确率。同时, 将各受试者的错误情况也分别标注在表3中的括号内。

表3 听辨实验结果

	/ɔ/的正确次数 单音节	/o/的正确次数 单音节	/ɔ/的正确次数 双音节	/o/的正确次数 双音节
女性 A	3	0(ɔ→o)	3	0(ɔ→o)
女性 B	0(ɔ→a)	0(ɔ→o)	0(ɔ→o)	0(ɔ→o)
男性 C	1(ɔ→o)	0(ɔ→o)	0(ɔ→o)	0(ɔ→o)
男性 D	0(o→u)	2(o→u)	0(o→u)	2(o→u)
男性 E	0(o→u)	0(o→u)	0(o→u)	1(o→u)
男性 F	3	1(o→u)	0(o→u)	0(o→u)
正确率	38.9%	16.7%	16.7%	16.7%

从表3可知, 无论是单音节情况下, 还是目标元音位于非词首音节情况下, 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对于两元音的听辨正确率均极低。

首先, 在单音节条件下, 就元音/ɔ/的听辨结果来看, 完全未能正确回答的受试者, 在男性中有两名, 在女性中有一名。详细来看, 这两名男性受试者三次全部将首尔方言的元音/ɔ/误听为/o/, 而该名女性受试者则三次全部误听为/a/。此外, 有一名女性受试者在三次中仅正确辨识一次首尔方言的元音/ɔ/, 其余两次均回答为/o/。不过, 在男女受试者中, 分别有一人三次全部正确辨识出首尔方言的元音/ɔ/。

相较之下, 在双音节条件下, 即元音/ɔ/位于非词首音节时, 整体正确率进一步下降。在男性受试者中, 单音节条件下未能正确辨识的受试者, 在双音节条件下也全部将首尔方言的元音/ɔ/误听为/o/。而单音节条件下三次全部正确辨识的男性受试者, 在双音节条件下却三次全部误听为/o/。女性受试者中, 也显示出类似现象。单音节条件下从未正确辨识的女性, 在双音节条件下也未能正确辨识, 且三次均误听为/o/。另外, 在单音节条件下曾有一

¹² “前舌性”是作者为表示基于听觉印象的元音空间中前后位置所提出的术语, 该术语与实际口腔中舌头的前后位置并不一定对应。

次正确辨识的女性,在双音节条件下三次均未能正确辨识。然而,单音节条件下三次全部正确辨识的女性受试者,在双音节条件下也三次全部准确回答。

接下来,关于单音节条件下元音/o/的听辨结果,整体来看,比/ɔ/的正确率更低。男性受试者中,有一人两次正确辨识首尔方言的元音/o/,另有一人仅一次正确辨识。而女性受试者三人,在单音节条件下均未能正确辨识首尔方言的元音/o/。仔细观察各受试者的回答情况后发现,所有误答均为/u/。

在双音节条件下,即元音/o/位于非词首音节时,情况亦相似,正确率仍然较低。女性受试者无人正确辨识首尔方言的元音/o/。男性受试者中,在单音节条件下正确回答两次的受试者,在双音节条件下亦正确回答两次。而原本单音节条件下仅一次正确辨识的受试者,在双音节条件下完全未能正确回答。相反,单音节条件下完全未能正确辨识的男性受试者,在双音节条件下有一次正确回答。即便如此,所有误答均为/u/。

根据以上结果,可以认为,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在听辨首尔方言元音/ɔ/与/o/时,以相当高的概率发生误认:将/ɔ/误听为/o/,将/o/误听为/u/。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将首尔方言/o/误认作/u/的结果,与先行研究岩井(2017)所报告的不同。岩井(2017)指出,几乎不会将/o/误认为其他元音,但根据本研究结果,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却以高概率将首尔方言的/o/误认作/u/。

2.3. 感知错误发生原因的探究

为了进一步考察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笔者测量了由首尔方言发音者录制的元音/ɔ/、/o/及/u/的共振峰频率。此外,考虑到大部分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将/o/误听为/u/,因此也测量了首尔方言发音者的/u/的共振峰频率¹³。下表4与表5分别整理了延边朝鲜语男性使用者的/ɔ/、/o/、/u/的共振峰频率,以及首尔方言男性使用者的对应数据。此处,延边朝鲜语男性数据引自许秦(2023)对延边朝鲜语年轻一代男性使用者元音的平均值测定。由于实验使用的是首尔方言男性发音数据,因此未采纳延边朝鲜语女性数据,避免因性别差异带来的影响。因为女性口腔结构与男性不同,通常女性元音的共振峰频率普遍高于男性,故直接比较不适宜。

表4 男性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元音共振峰频率 (单位: Hz)

元音	F1	F2	F3
ɔ	542.283	875.910	2250.171
o	376.742	629.202	1900.556
u	415.473	950.071	1997.092

表5 首尔方言使用者元音共振峰频率 (单位: Hz)

元音	F1	F2	F3
ɔ	524.379	820.191	2227.905
O	405.903	591.419	2116.984
U	420.835	874.108	2510.940

从表5的数值来看,可以知晓首尔方言使用者的元音/o/与/u/在F1值上的差异极小。但元音/u/的F2值远高于元音/o/。根据普遍共识,应当是/o/的F1值高于/u/,然而在本发音者中,反而是/u/的F1值更高。这一现象可能与T. Igeta等(2014)等人报告的首尔方言中/o/与/u/接近现象有关。即,元音/o/上升,最终靠近了/u/。而且,本发音者中,不仅是/o/上升,同时/u/也发生了明显的前移。推测这可能是为了维持/o/与/u/的辨别性而产生的变化,但需要进一步验证。

为了更直观地把握延边朝鲜语元音与首尔方言元音之间的关系,利用上述数据绘制了如下的元音空间图。

¹³ 元音的共振峰频率在元音稳定段进行测量,测量时的最大共振峰频率设定为5000H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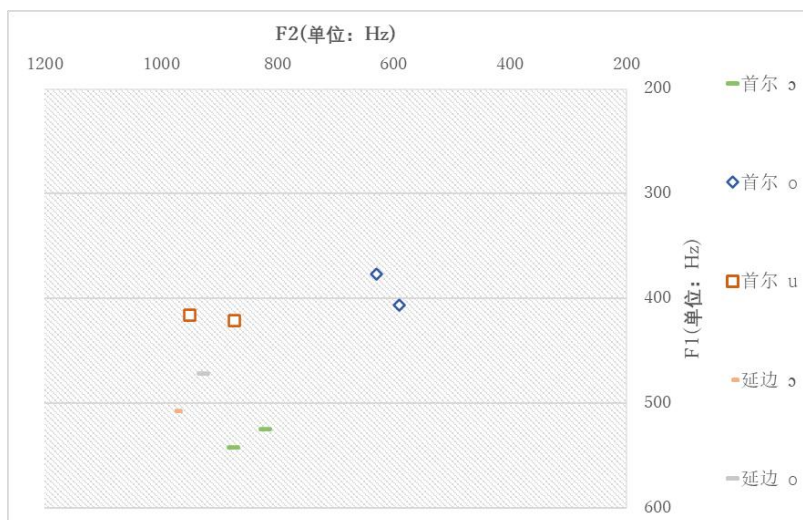


图1 元音空间图

从图1可以看出,首先,延边朝鲜语年轻一代使用者的/u/在元音空间中与首尔方言的/o/非常接近。因此,解释了延边朝鲜语受试者几乎全部将首尔方言的/o/听辨为/u/的现象。其次,就F1值来看,延边朝鲜语的/o/在元音空间上介于首尔方言的/o/与/u/之间,但更接近于首尔方言的/o/。因此,在听辨首尔方言/o/时,正确率略高似乎可以解释,但实际上受试者大多误答为/u/,这一点难以用单纯的声学距离来说明。可能的原因是,延边朝鲜语年轻一代在听辨元音时表现出较为保守的倾向。也就是说,虽然发音上元音/o/的开口度有所变化,但在听觉感知上,仍倾向于将开口度较大的元音辨认为/o/,开口度较小的辨认为/o/。关于这一点,还需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延边朝鲜语的元音体系确实对首尔方言元音的感知造成了影响。然而,延边朝鲜语与首尔方言在元音体系上的差异不仅限于上述所讨论的内容。为了更具体详尽地描述元音体系差异对感知的影响,今后需要将听辨实验扩展至所有单元音。

3. 结论

本研究利用声学语音学的方法,通过听辨实验,考察了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对首尔方言元音/o/与/u/的感知样态,得出了如下结论:

无论性别,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均以相当高的比例将首尔方言的元音/o/误认作/u/,将元音/u/误认作/o/。换言之,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在准确听辨首尔方言使用者发音的元音/o/与/u/方面存在困难。这一现象可视为源于延边朝鲜语与首尔方言在元音体系上的差异。

然而,本研究作为对先行研究所遗留课题的试探性探索,仍然存在一些未解问题:

首先,本研究所采集的受试者虽然确实能代表延边朝鲜语使用者群体,但人数有限,考虑到个体差异,尚难以全面反映延边朝鲜语整体的感知样态。因此,今后有必要扩大受试者规模,收集更多数据,并进行精密的统计分析,以更加明确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对首尔方言元音感知的实际情况。

其次,本研究的受试对象仅限于年轻一代,尚缺乏对老年群体的考察。因此,未来还需补充对老年受试者的听辨实验,揭示世代间的差异。

此外,本研究仅以元音/o/与/u/为对象进行听辨实验,但实际上,延边朝鲜语与首尔方言在其他元音上亦存在差异。因此,有必要将听辨实验范围扩大至所有单元音。

最后,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对首尔方言元音的误认现象,也提示了首尔方言使用者在感知延边朝鲜语元音时可能存在的问题。因此,未来也应针对首尔方言使用者进行延边朝鲜语元音的听辨实验,这亦是今后的研究课题之一。

期待未来能够逐一解决上述课题,在此结束本次讨论。

参考文献:

- [1] 변희경. 서울말 /ㅛ/와 /ㅜ/를 구별하는 음향변수[J]. 말소리와 음성과학, 2018, 10(2): 15-24.
- [2] Han, Jeong-Im & Kang, Hyun-Sook. Cross-generational Change of /o/ and /u/ in Seoul Korean I: Proximity in Vowel Space[J]. 말소리와 음성과학, 2013, 5(2): 25-31.

- [3] Igeta, Takako, Sonu, Mee & Arai, Takayuki. Sound change of /o/ in modern Seoul Korean: Focused on relations with acou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perception[J]. 말소리와 음성과학, 2014, 6(3): 109-119.
- [4] 岩井亮雄. 韓国語ソウル方言単母音の変化の方向性と聴取判断の様相—/ㅐ/と/ㅓ/の合流と/ㅓ/と/ㅕ/の接近を中心に—[J]. 朝鮮学報, 2017, 242: 47-77.
- [5] 강지은, 공은정. 서울 방언 단모음의 소리 변화와 음향 단서 연구: 단일지점 포먼트와 궤적 양상[J]. 말소리와 음성과학, 2016, 8(4): 39-47.
- [6] Kang, Hyun-Sook & Han, Jeong-Im. Cross-generational Change of /o/ and /u/ in Seoul Korean II: Spectral Interactions in Normalized Vowel Space[J]. 말소리와 음성과학, 2013, 5(2): 33-41.
- [7] 김광수, 해방 전 중국에서 조선어의 변화 발전 연구[M]. 서울: 도서출판 역락, 2009.
- [8] 김현기. /ㅓ/의 음성 실현과 그 조건[J]. 국어학, 2008, 52: 3-25.
- [9] 김현기. 연변 조선족 방언 음성의 실험적 연구[J]. 말소리와 음성과학, 2009, 1(1): 47-52.
- [10] 河須崎英之. 中国で話されている朝鮮語のアクセント比較[J]. 東京大学言語学論集, 2010, 29: 103-138.
- [11] 許秦. 中国延辺朝鮮語の非前舌母音 /ㅓ, ㅓ, ㅕ, ㅓ/ に対する実験音声学的研究試論[J]. 朝鮮学報, 2021, 258: 1-54.
- [12] 許秦. 実験音声学による中国延辺朝鮮語の母音体系の研究[J]. 東京大学言語学論集, 2022, 44: 313-329.
- [13] 許秦. 現代中国延辺朝鮮語の音響特徴に対する実験音声学的研究—若い世代の話者を中心に— [D]. 東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博士論文, 2023.
- [14] 신우봉. 한국어 /ㅓ/의 음성 실현 양상 연구 - 서울 코퍼스를 중심으로 - [J]. 겨레어문학, 2018, 60: 233-258.

A study on the perception aspects of Yanbian Korean speakers regarding the vowels /ɔ/ and /o/ in the Seoul dialect based on the listening experiment

Qin, Xu¹

¹Researcher,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Tokyo, Japan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perceptual patterns of Korean speakers currently residing in the Yanbian Kore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China, through a listening experiment designed to examine how speakers of the Seoul dialect perceive the vowels /ɔ/ and /o/. Previou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degree of openness of the vowels /ɔ/ and /o/ in Yanbian Korean and the Seoul dialect is inversely related. In other words, acoustic differences exist in the phonetic realizations of /ɔ/ and /o/ between Yanbian Korean and the Seoul dialect. These phonetic discrepancies may lead to perceptual errors when speakers of Yanbian Korean and the Seoul dialect listen to each other's vowels. To investigate this, a perception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with young speakers of Yanbian Korean residing in the Yanbian Kore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The study examined how these speakers perceive the vowels /ɔ/ and /o/ as produced by Seoul dialect speaker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regardless of gender, Yanbian Korean speakers frequently perceived the Seoul dialect vowel /ɔ/ as /o/, and /o/ as /u/, at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ate. This suggests that Yanbian Korean speakers experience difficulty in accurately perceiving the vowels /ɔ/ and /o/ as spoken in the Seoul dialect. This phenomenon can be attributed to systematic differences in the vowel systems of Yanbian Korean and the Seoul dialect.

Keywords: Yabian Korean, Seoul dialect, Vowel /ɔ/, Vowel /o/, Listening experiment